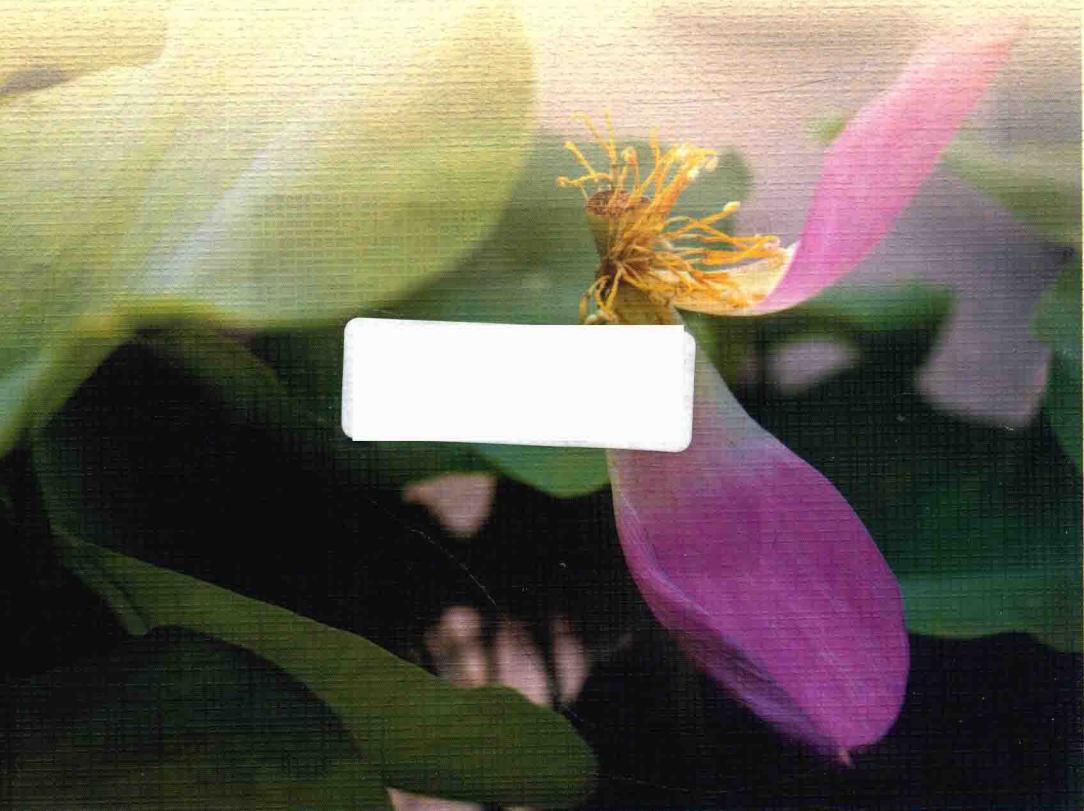


余安安 | 著

残缺的美学观照 与诗意追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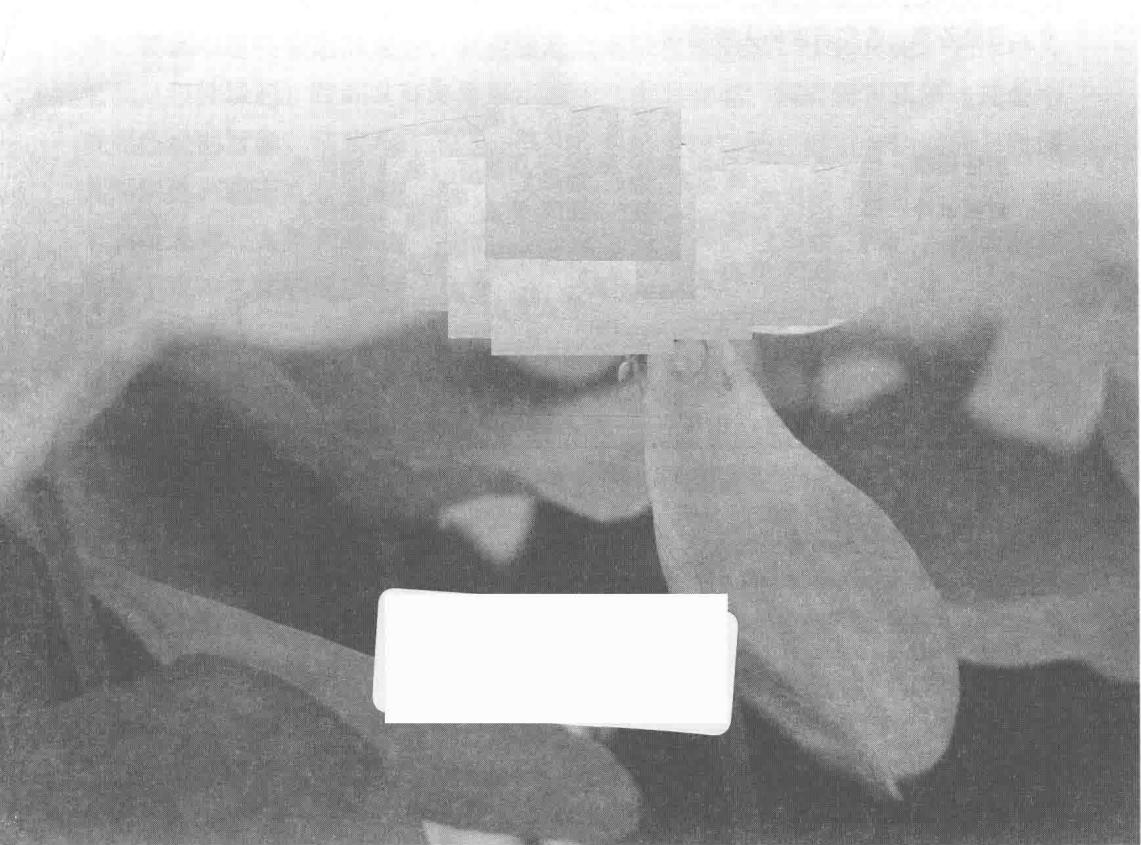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余安安——著

残缺的美学观照 与诗意追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残缺的美学观照与诗意图问/余安安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 - 7 - 5130 - 5482 - 9

I . ①残… II . ①余… III . ①美学—研究 IV . ①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3716 号

内容提要

残缺是部分的空白和不在场，是“未完成”“已失去”“未尽意”等状态，因不完整而蕴含美学张力，恰因为隐藏、丢失、缺憾等空缺形式催发了无中生有，然“真空”包孕着“妙有”，隐形舒展着更鲜活的审美活力。作者从时空诗学、创艺妙法、审美心理、意境韵致等角度，追问、梳理残缺美深沉博大的哲学根源和文化脉络，从残缺处洞见意味深长的节奏感和以虚带实的层次感。对残缺进行诗意图补充和美学救赎，追溯残缺的文化缘起、流变，及其诗艺的表达和传承，通过审美内视重构心灵意象，追问绵延在时空内外的恍兮惚兮、若隐若现、若实若虚的无穷诗意。

责任编辑：兰 涛

责任校对：潘凤越

封面设计：郑 重

责任出版：刘译文

残缺的美学观照与诗意图问

余安安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http://www.ipph.cn>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气象路 50 号院 邮 编：100081
责编电话：010 - 82000860 转 8325 责编邮箱：lantao@cnipr.com
发行电话：010 - 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010 - 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7.25
版 次：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91 千字 定 价：68.00 元
ISBN 978 - 7 - 5130 - 5482 - 9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自序

“残缺”既是美学的重要范畴，也是充满哲思和诗意的永恒命题。对残缺静观的刹那或许能完成灵明的顿悟，对损与益，对当下与远方，对美之感与灵之思皆悉照见。石中火，梦中身，多生感慨：“浮生长恨欢娱少”；心如灰，身似舟，常有叹息：“艰难苦恨繁霜鬓”，而知色竟空、此生如幻恰是对苦集灭道的知行，或是超达涅槃的机缘。故此，残缺本身也是美，残缺能转化为美，要证悟这些命题的成立，其逻辑起点是从哲学思想、文化传统、艺术精神追溯其根性缘起、跟踪其脉络发展、探微其蕴藉意境，同时需要从经验现象中观照残缺的旨趣、情致与表征等。这种观照是从残、缺、空、无的层面，跳脱其局限性，瞻望其非限定性，敞开其诗美境域，以心观内视代替体验知觉，即对大美无言、大象无形、大巧若拙的“审美内视”与“心灵回味”，从而洞察隐而不现的大化妙境。

残缺的虚涵之境恰是诗意的召唤结构，暗合有无相生的审美意蕴，不断追问它向无限绵延的包孕性、可能性、超越性。青春都一样，而追问与探寻却永无止境，笔者尝试循诗学发乎情、缘于美、求之诗的愿行，接古人之触目菩提、思接千载的方式对真空妙有进行诗意演绎，在此求索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新的盲点，也许会言不尽意，甚至有不少偏颇之处，这也恰是残缺美的一种体现，但未尝不能有意会的乐趣。

历劫成真，残缺又是普遍的、现实的存在。俯仰天地间，人类渴望永恒和企盼圆满，而希冀却无往不在幻灭之中。世事多难料不可测，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各种郁积的缺憾使得心有千千结。但人们对美的虔诚向往，形成了灵性、微妙心灵的随心随性的自觉意识，方能从残缺之维直入寥廓的天地与深邃的丰盈。

传说中渔人“忘路远近”，无意潜入远方乐土桃花源，彼处不仅芳草鲜



美、屋舍俨然，而且民风淳朴，其间黄发垂髫皆怡然自乐。而当人们欲再寻这世外桃源时，又终是“不复得路”的徒劳念想，然而渔人曾经邂逅的桃源仙境已烙入心底，“不复得”成为了今生最美的遗憾，追忆与追问是通达“以缺为美”审美理想的另一路径。

残缺并非万劫不复的深渊，诗人在暗夜中诗意地行吟，在沉重叹息的刹那蓦然抬头，或许能看到忽明忽暗的点点星光，感受幽深寂静处柔韧的诗性力量。徜徉于残缺的悲情与诗情之间，绵绵不绝的生命悲歌会激起刻骨铭心的颤栗，能启悟空性虚涵的奥妙，可蕴成大音希声的不绝余韵。

我低吟浅唱，只为与您缘会。

前　言

残缺是部分的空白和不在场，是一种“未完成”或“已失去”的状态，是不稳定、不清晰、不完全、不完整的形式。这种形式恰恰能在缺陷、隐藏、片面、失落等局限处使潜在的情感所寄的或未能感官化的意指所在，反而有更强大的孕育美的生命力。这种潜在的情感所寄或未能感官化的意指所在，具备更鲜活的审美活力和更柔韧的审美张力，包蕴无限的美学意蕴。

残缺作为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和艺术表现，涵蕴了历史、文化和审美等丰富多元的意义，但是它却一直没有被学者作为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来清晰界定和系统研究。笔者围绕残缺美这个主题，从五个层面展开论述：第一章，界定残缺与残缺美的内涵，考察其形成机制与特质；第二章，从自然宇宙之本源、中西方的文化土壤和古今哲学背景出发，进入“体道”的沉思、追溯和探究残缺美的精神根源；第三章，从诗性塑造、诗情透视、诗境蕴藉三个层面，在法度、情感、艺境的不同角度，由浅入深地层层推进，分析残缺美在文艺中的具体表现；第四章，甄选具有代表性和艺术性的残缺表征、诗歌意象、文艺语境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文本与文化的探析；第五章，在不同维度的视域下，探索、提炼、追问残缺的意趣与残缺美的价值。附录部分则选取了古人具有残缺意味的悲思哀吟之作，灵性的吉光片羽，透露出作家自怜自叹的心灵独白，使今人隔着渺远时空仍能体味平凡且无常的人生况味。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无常世界里，难见臻美。没有永远的盛世繁华，没有长久的花好月圆，没有不散的缘聚缘会，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生命之本然。世上全能完美的或许只有高高在上的神灵。按照西方美与丑，善与恶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与上帝极美、完善对立的是魔鬼撒旦的极恶、丑陋。然而，处于天堂与地狱之间，被抛于广袤大地上的平凡众生，却难以简单地以完美或极恶来框定日常生活中的诸多选择。也许，世间万物皆是神



性光辉的“流溢”，人在分享神性的光辉和荣耀的同时，或多或少地残存着幽暗的“阴影”，这意味着人注定是不完美的存在。正如《圣经》所述故事：人类的祖先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以后，使得人类背上了命定的原罪包袱，在劫难逃。从这些哲学背景出发，人们在长期的美学实践与理论打磨之中，越来越倾向于把残缺用美的外衣包裹起来，也许是因为对完美的追求永无止境，抑或是被残缺本身绽放的魅力所吸引，使无数执着于求美的灵魂，义无反顾走向追寻之路，探求残缺由表及里的诗意和余韵。

残缺美常常会以一种摄人心魄的残酷性撞击我们的心灵，这是深沉强烈又难以言传的审美触动，同时它能涅槃创化为极致的美，人们本能地拒绝残缺，却又无法摆脱，在敬而远之或亲密接触的审美观照中，也许有豁然开朗的感悟与峰回路转的惊喜。残缺美学使我们在落寞中成熟，在失意中受益，在缺憾中超越。残缺的世界遍周着取舍之道，失落的彼岸映射审美之境，甚至可以任情忘荣辱，快意畅情怀。当如临深渊、无路可走的时候，崭新的希望与别致的清奇在灯火阑珊处静候着，诗意追问是绝处逢生的一株仙草，审美慰藉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赋予生存勇气，增添艺术创意。

当我们有意无意地触摸残缺的形象时，似乎被一种无形的锐器刺痛心灵深处，反思这种心灵阵痛，我们会若有所悟。或许我们的灵魂会打开另一扇窗口，它展示的却不是月白风清、柳岸莺啼，而是残荷滞水、瞽目残臂，给我们的心灵一种震颤，随后窥见的是美学另一张脸，慢慢咀嚼生命所展现的鲜活与真实，感受自然的至味和宇宙的至境。这种审美愉悦是经过深沉的反思得来的，超越了一切肤浅、表面的情感；它是一种洞见，来自哲人的睿智与深沉博大的审美心胸，是佛祖的拈花一笑，是楚狂的引吭高歌。

让我们一同来领悟其人生与美学的启示。

目 录

第一章 残缺美的形成特质	1
第一节 残缺的含义	1
第二节 从残缺到残缺美	11
第二章 残缺美的文化根源	17
第一节 残缺美的缘起与运化之道	17
第二节 中国残缺美的神遇心契之境	22
第三节 西方残缺美的自由变奏之韵	33
第三章 残缺美的创艺方式	42
第一节 巧拙相参——残缺美的诗性塑造	42
第二节 悲欣交集——残缺美的诗情透视	47
第三节 真空妙有——残缺美的诗境蕴藉	52
第四章 残缺美的诗意表征	55
第一节 悲风：悲风久萧索	55
第二节 枯荷：静送枯荷雨	68
第三节 孤鸿：缥缈孤鸿影	75
第四节 病酒：残寒欺病酒	92
第五节 残梦：绿窗残梦迷	105
第六节 苦吟：清愁入苦吟	122
第七节 哀悼：此恨何时已	136



第五章 残缺的美学意趣	178
第一节 美在张弛	178
第二节 美在超越	184
第三节 美在亲疏	190
第四节 美在新异	193
第五节 美在追问	195
附录 含英咀华与寻幽探微	199
第一节 悲风	199
第二节 残阳	206
第三节 缺月	212
第四节 枯荷	218
第五节 孤鸿	224
第六节 病酒	230
第七节 残梦	237
第八节 清泪	244
第九节 苦吟	250
结语	257
参考文献	259
后记	266

第一章 残缺美的形成特质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有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迭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

——鲁迅《淡淡的血痕中》

猛士深知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是铤而走险、不计成败、独自远行的战士，反映了个体在心灵炼狱中的挣扎纠缠，其中隐含了“反抗绝望”的哲学：“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希望》），以希望对抗着空虚的暗夜，正如残缺并未与审美绝缘，而是依稀透露着美的曙光，唤醒着干枯生命的新活力，推展着灵动的趣味。我们在爱与痛的边缘观照着残缺，首先仍应探寻残缺的涵蕴。

第一节 残缺的含义

要理解残缺美的内涵与价值，必须先从界定残缺的概念入手，从而推出残缺美的生发机制。笔者试从词源探析、词义辨析、维度分析三个角度来考察明晰残缺的含义。

一、词源探析

残，由歹、戠的左右结构组成。从“歹”，表明了与“死亡”关联，残表示伤害、残废、残暴、残余等意思，所以从词源的角度体味，便可感受其阴



郁、苍凉、残酷的气息。

缺，从缶、夬声的左右结构组成。从“缶”，原意是器具的破损、缺漏状态。表示不足、破缺、过失、衰落等意思。

残缺联用，则是不完整、未完备之意。具体可参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的释义：

残：①杀害，伤害。柳宗元《断刑论》：“秋冬之霜雪也，举草木而残之。”②凶暴、残忍。《史记·张耳传》：“将军瞪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也。”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③残缺，不完整。《后汉书·儒林列传》：“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引：残余，剩余。杜审言《大酺乐》诗：“梅花落处凝残雪。”^①

缺：①残破。刘义庆《世说新语·豪爽》：“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残。”（如意：器物名）引：衰败。《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厉、幽之后、王室残，侯伯强国兴焉。”（厉、幽：指周厉王和周幽王）②缺少，空缺。《史记·赵世家》：“愿得补黑衣之残，以卫王宫。”（黑衣：指卫士）③废弃不用。《史记·孔子世家》：“礼乐废。诗书缺。”^②

在语词的构成上，残与缺既可以单独使用，又可以联用为残缺，表示有缺陷的形态与内容。美与残缺两者表面上看似矛盾冲突，人们对美的创造与欣赏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残缺本身是不完美的形式，却能在迎拒出入过程中创生美的效果，甚至打破残缺与圆满的隔阂，在有无的张力中洞见澄净虚空之界，此中经历了曲折的美学转换过程。

二、词义辨析

（一）残缺与圆满

为了深入探究“残缺”的深层意蕴，廓清笼罩在语言表达上的层层迷雾，我们有必要采用逆向思维，以“圆满”为出发点，厘清圆满的内涵，从而辨

①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6.

②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40.

明残缺的词义，及其隐含的文化语境与美学因素。

圆是宇宙运转的轨迹，周而复始、无止无尽，象征着“元文化”的太极图即为阴阳相融循环、运转无碍的圆，圆的观念、圆的形象遍及自然界、文化界、艺术界无处不在。首先，打开记载人类诞生的史册，便可发现：圆是生命之源，古代艺术往往以“丰乳肥臀”表现孕育生命的母体形象，其表现主要集中在生殖和哺乳的器官上，子宫和乳房都是圆的。其次，从哲学语境出发，例如佛教将圆融视为至高至善的神圣境界，圆融在《辞源》中被解释为：“圆融，佛教语，破除偏执，圆满融通。”佛教思想中还有“圆觉”“圆寂”“圆通”等圆满通彻的理念，象征着庄严圆满的追求。再次，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素对“理圆事密”充满崇尚与敬意，如认为天圆地方，赞美花好月圆，追求团团圆圆，甚至夫妻死了的合葬称为“圆坟”。尤其“尚圆”的审美倾向由来已久，如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刘勰对“圆”十分青睐：“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刘勰《文心雕龙·比兴》）“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刘勰《文心雕龙·定势》）“凡操千曲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圆满是无可挑剔、圆熟完美之境，古往今来为许多艺术家孜孜以求“圆美流转如弹丸”浑然天成，灵动无暇的艺术臻境。

荀子道：“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荀子《荀子·劝学篇》）但是全与粹的圆满毕竟不是世间万物的常在形态，而是一种理想范式，在诗艺创造中鲜有圆通之境：“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残缺作为普遍存在的审美范式的基础，被艺术家有意或无意地植入到艺术世界中，进行改造与超越。

因此，残缺是相对于充足、完善、圆满的不完整、不完美、不周全，是缺陷、缺欠、缺损、破碎、遗憾的状态。

（二）残缺与悲剧

悲剧作为重要的美学范畴，是复杂且随着时空变迁而不断变化的观念。亚里士多德提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莱辛则认为悲剧是“摹仿一个值得怜悯的情节”，别林斯基描述“悲剧确实就是悲惨的场面”，车尔尼雪夫斯基有“悲剧是人生中可怕的事物”的观点，另外，黑格尔认为悲剧是永恒正义的胜利，叔本华的悲剧理论使人陷入绝望的深渊，尼采指出悲剧诞生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节日等，西方美学史上的悲剧理论



庞杂而系统。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鲁迅将悲剧界定为：“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由此可见，对悲剧的理解众说纷纭，但悲剧确实难以给人带来绝对的快乐与自由，甚至可能导致彻底的毁灭。

人的一生寿夭穷通、聚散如烟、悲欣万状，无论身心皆容易沉浮于无边无际的苦海，于苍渺天地之间产生空幻、孤独、悲怆的体味。基督的“原罪说”预设又持久地为人类套上了罪与罚的枷锁，人面对自然、社会、自我的障碍与重负，残缺性是无可回避、难以挣脱的普遍命运，却激勉了人们顽强的韧性与灵活的创造力，激发悲壮的美感与智性的光芒。

残缺是不圆满的状态，程度有深浅之别，但未必会酿成悲剧。悲剧的惨痛后果则往往十分沉重，更容易使人产生激切的情绪，发出痛苦的呻吟，甚至绝望的哀号。残缺与悲剧同属不乐观的状态，皆能引起穷愁苦楚等悲情审美心理，但残缺不一定导致毁灭性的后果，虽有伤情，更趋向“怨而不怒”的蕴藉。残缺隐含了一定程度的悲剧性，却未必引致难以忍受的消极和沉沦，它在深幽之处潜存着乐观、包孕着希望，能化悲情为诗情。

悲剧与残缺相近互摄，又存在差异：从以上逻辑分析可以简单判断：同为对否定性存在的沉重生命体验，悲剧一定是残缺的突转，而残缺则未必终成悲剧。悲剧属于比较惨淡沉郁的美学范畴，而残缺的塑造则有可能焕发清新明朗的光彩。

（三）残缺与喜剧

喜剧具有逆于常态的悖谬性，以剧中人物荒唐的言行引人发笑，通过笑减轻人们内心的紧张焦虑感，同时也有可能引向轻浮、空洞、虚无的体会，所以喜剧是快感与痛感的混杂。残缺性与喜剧性并不冲突，恰恰是在残缺的外表下，潜在地活跃着喜剧性，喜剧也因表现着某种缺陷性而显得滑稽可笑。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阐释了喜剧摹仿的对象：“喜剧是对于比较坏的人的摹仿，然而‘坏’不是指一切恶而言，而是指丑而言，其中一种是滑稽。”^①

滑稽、怪诞与丑常交织混杂，丑往往是滑稽的前提和本质。例如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丑扮”，它的基本特征即为滑稽，传统戏曲中有“无丑不成戏”之说，丑角的插科打诨成了活跃舞台气氛的重要手段。在不少讽刺喜剧中，人物

① [古希腊] 亚里斯多德. 诗学 [M].

内心的丑恶，常被包裹在冠冕堂皇的外衣之内，当假面被撕破，丑就被暴露无遗，形成强烈的滑稽感。艺术中的滑稽与荒诞，违逆现实正常秩序和形态，另类夸张而成为丑。

“滑稽的事务是某种错误或丑陋，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现成的例子如滑稽面具，它又丑又怪，但不使人感到痛苦。”（亚里士多德《诗学》）残缺也是丑的表现之一，但是残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未必会引起痛苦或伤害，虽然残缺实质上是缺憾与不完满，但它如果被注入喜剧的元素，就可以不落入“过分的悲剧的忧伤和过分的喜剧的放肆。”（瓜里尼《悲喜混杂剧体诗的纲领》）喜剧有弹性调节情感的功效，既可以缓解残缺带来的紧张，又能消除残缺的生硬不适感。法国曾流行过“流泪喜剧”，伏尔泰就写过这种剧本，常以遗憾和缺失为始，过程充满尖锐的矛盾冲突，甚至险恶丛生，但结局往往是以幸运收场。残缺的喜剧性是对残缺不协调性和生硬不适感的善意调整，是艺术家创造力自在流出时的喜悦与丰满的游刃。对于残缺的世界，与其含泪忍受或含怒抗拒，不如坦然面对与欣然创造，充满敬意地开拓别具新意的美学世界。

（四）残缺与荒诞

荒诞使人从残缺困境中暴露出来，荒诞与残缺都隐含着深刻的批判性。“荒诞论”起源于西方现代派戏剧中的一个戏剧流派，兴起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法国。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残酷的战争给人们带来了身心上的重创，而荒诞派戏剧则以别开生面的方式，表现了当时人们的茫然失措、悲观落寞及荒诞不经的情绪，表达了对人性、对人生的强烈讽刺与批判。尤奈库斯是这样解释荒诞的：“荒诞是指缺乏意义……在同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先验论的根源隔绝后，人就不知所措，他的一切行为就变得没有意义，荒诞而无用。”^① “没有意义”指向了意义层面的缺失，所以荒诞又是残缺的形式之一。荒诞表现为价值的缺失、缺乏，扭曲、反常，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描写的故事：戈里高里·沙姆萨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因为它失去了利用价值而最终被家人忘却与抛弃。荒诞更多时候被表现为失序或异化的状态，反映了不如意的困境与难言的窘境，荒诞还常引发苦涩的笑，因紧密关联着假、恶、丑，故笑亦为无可奈何的苦笑，是“站在绞刑架下的笑”，在饱受压抑以后的淋漓倾泄。

^① 伍蠡甫. 西方现代文论选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358.



“残缺”是相对于不完整、不完美而言，在性质上未必一定为假、恶、丑，尽管不圆满，但它是事物较为普遍的状态。荒诞作为残缺的一种表现形式，从本质上判断，它是不正常的。荒谬感被无所依托的孤独感、落寞感、恐慌感裹挟，荒诞的人与物因与常态、理性脱节，而被世界放逐、被亲友离弃，并最终走向绝望，但其光怪陆离的表现形式却能惹人发笑。

——荒诞多以“虚无”为思想核心，以“不合逻辑”为表现形式。而残缺却可能在其缺失的表相下隐藏了深刻的美感，即便与完美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却能使心领神会的心灵不由自主地感到苦闷与遗憾的同时，甚至会产生一定的认同，而不是招致弃绝性的鄙夷和嘲笑。荒诞的根本是残缺甚至是虚无，而对残缺的体会并非必然是荒诞的，两者之间存在着性质的差异。

（五）残缺与丑陋

丑给人消极的、变异的、不和谐的负面印象。丑是与真、善、美相对而言的，不仅是形式评价，多属于伦理判断、精神判断的范畴，但并不妨碍丑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即“审丑”的特殊美学意义，经过艺术处理可以化丑为美、美丑转换。歌德认为美丑有互融的复调性，他笔下塑造的靡非斯特既是丑的化身，又是美和真理的启示者，“我是那种力量的一体，它常常想的是恶而常常做的是善”。连天神也说：“我只能使无常显得美丽。”（歌德《浮士德》）美丑相邻更耐人寻味，更富有审美张力。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里说：

“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性的美，感觉到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善与恶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把阴暗掺入光明，把粗俗结合崇高而又不使它们相混，换句话就是把肉体赋予灵魂，把兽性赋予灵智。”①

换言之，丑不是绝对的，由美丑的对照、映衬、互化形成了“丑的美学”，更能驰骋想象，启人感悟。

既然丑是普遍的现实存在，丑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艺术表现的内容，而“丑”又何以能成为艺术作品美感之源的可能呢？在日常审美中，人们习惯于欣赏直接表现美的作品，艺术家对美的素材的开掘广泛而充分，倾心于展现美的事物、体

① 伍蠡甫. 西方现代文论选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183.

现美的意境。然而，艺术家对于现实丑的反映则比较谨慎，认真地探索描写丑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亚里士多德是从摹仿说的角度论述：

“摹仿者所摹仿的对象既然是行动中的人，而这种人又必然是好人与坏人，只有这种人才具有品格，一切人的品格都只有善与恶的差别——因此他所摹仿的人物不是比一般人好，就是比一般人坏，或跟一般人一样。”①

好坏、美善只有在对比中才有意义。在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方不少美学家都论及了相近的问题，莱辛在《拉奥孔》中指出：“常由形体丑陋所引起的那种反感被冲淡了，就效果说，丑仿佛失其为丑了。”② 对丑的反感被冲淡，则埋伏了产生美感的可能。

日本学者柳宗悦从东方佛学禅思出发，对美作出了独到的解释。他认为“自在”是美的本质，美是“无碍”，是心无拘束，美表现为“妙美”，亦是“如美”“不二美”。这里的“妙”指不可言说的意蕴，“如”是不限美丑之意，“不二”离却分别心，因此美之所在是“没有美丑之别的彼岸”，“经曰‘无有好丑’，也就是说真正的美介乎于美丑之间，使人感到美妙的成因就是自在本身”。③ 柳宗悦对美的认知与阐释契合了东方古典的艺术思维模式。对于美与丑外相的执着都是俗谛的体现，而美丑之间实际上是可以相融互通，并构成独特的艺术境界，在艺术世界中，美丑皆可以成为美感的缘起，丑在抽离现实的、功利的价值判断后，被消解重构，形成了艺术美的构成要素。

丑必然具有不同程度的残缺性，然而残缺的未必是丑的。艺术家通过对丑的揭露来宣泄对残缺世界的不满，呼唤真理与美的力量。人们在审丑过程中，形成心理上的震颤和激励，获得悲壮崇高的美感。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家有义务对丑进行细致的刻画、深入的剖析，从而实现主动介入现实、超越现实的创作目标。相反，逃避表现丑的机会，则妨碍了亲近美的可能。

丑以其不同寻常的形态，被艺术纳入视野。具有多维的价值和重要的现代意义。

①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诗学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7.

② [德] 莱辛. 拉奥孔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30.

③ [日] 柳宗悦著. 徐艺乙主编. 民艺论 [M]. 孙建君，黄豫武，石建中，译. 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2：128.

首先，艺术家对丑的探索，极大地开拓了艺术表现的空间。丑刺激着人的审美感官，扩容了审美界限。丑在内视审美世界中得到了重新评价的机会，为艺术世界增添了无穷的演绎可能。

其次，对丑的表现，有利于复杂情感的表达，悲喜怒怨等情思在美丑的张弛、抗衡、融合中彰显幻化，让人游移于惊诧、欣赏、感悟的混合性审美体验中，回味无穷。莱辛曾说：“诗人不应为丑本身而去利用丑，但他却可以利用丑作为一种组成因素，去产生和加强某种混合的情感。在缺乏纯然愉快的情感时，诗人就利用这种混合的情感，来供我们娱乐。”① 莱辛认为参杂着“丑”的“混合的情感”，能给人快感。当人类面对与深陷苦难、丑陋、残缺的漩涡，精神状态会比日常更敏感、更清醒，甚至更智性。即使充斥着痛感，亦能涌动着更丰富的情感体验，更超凡的生存感悟，引发意想不到的审美冲动。痛并思考着，当触摸残缺而被刺痛，骤然间即可唤醒沉睡已久的灵魂！通过刻骨的“痛感”，体味真正的存在感与深沉的生命情调。

再次，艺术中的丑为艺术增添了审美张力。在艺术作品中，丑打破了外在的和谐、平衡及秩序，与美紧张对峙，由于它们之间对比的突兀和悬殊，形成艺术的张力，使人们在审视艺术作品的时候，感受其内在结构的紧张关系，体验细微隐曲的审美快感。

最后，人们应积极迎接艺术新时代的到来，创作出具有现实意义和美学意蕴的“虽丑犹美”的作品。中国传统诗教提倡“温柔敦厚”，孔子主张“不语怪力乱神”，丑常被排斥于主流审美之外。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文艺界一直处于统一思想的禁锢之中，所谓“百花齐放”而杂花野草往往不受待见，“百家争鸣”多局限于单一的内部探讨，缺乏广泛的包容性与多元性，歌功颂德的粉饰颇多，而批判反思的声音则很少，刻板单调的“高大全”模式的艺术形象长期占据审美主流，“丑”的地位很低，或仅作为陪衬的角色，处于艺术的光圈之外，被冷落在了阴暗的角落。经历了“文革”浩劫，国人对灾难的因果进行了深刻反思，再次唤醒了个体强烈的、独立的生命意识。随着历史的沧桑变迁，艺术家、理论家更自觉地思考丑的美学意义，丑的艺术史和文化价值得以重视与重估。经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曲折探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深入总结，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精神文化的日益

① [德] 莱辛·拉奥孔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30.